

第一章 逻辑铁链上的裂痕

我 16 岁初中毕业，那年正好是 1966 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现在想起来，那是一场噩梦，一场灾难。不过那场噩梦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青年都为革命理想而卷进了政治漩涡，我也是其中一个。

极度的兴奋和迷惑使我开始认真读起政治、哲学书籍。对马克思的书更是爱不释手，我几乎读遍了所有当时能找到的他写的著作。他文章中所阐述出的精辟的观点，显示出的严密的逻辑使我钦佩得无以复加。毫无夸张地说，我崇拜马克思，崇拜他写的所有著作。特别是《资本论》。

1980 年，我在北京大学重读政治经济学时，却突然发现，这根严密的逻辑铁链上出现了裂痕，庞大的理论体系中留有缺陷。

这缺陷产生于价值论中：

我们先看看“价值”的定义。蒋学模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出版于 1980 年，是当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许多大学的教科书。选为教科书的著作，一般是比较严谨的。该书的定义是“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政治经济学教材》第 25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这与《资本论》的有关论述一致。“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

人类劳动。这些物 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 就是价值——商品的价值。（《资本论》第 51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

从这定义我们可以得到另一个推论：“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资本论》第 53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也就是说，含有劳动时间长的商品，价值量大，反则价值量小，当然这里的劳动时间是指必要劳动时间。

进一步推论：一个国家所消耗的总的必要劳动时间越长，其创造出来的价值便越多，相反则越少。当然人均提供的必要劳动时间越长，人均创造的价值也会越多，相反则越少。

纵观历史：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每天累死累活要干十几个小时；后来，每天下降到十小时；再后来，每天又下降为八小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每天工作六小时，每周工作五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均工作时间还会降低。同时，由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提高，工人在单位时间中消耗的体力、精力、脑力也在减少。这里可明显得出的结论是：人均提供的必要劳动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减少，那么人均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也在减少，也就是说，人均创造的价值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减少，至少人均创造的价值不会增加或增加的不多。

这现象与《资本论》中的这一段话的观点一致：“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

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资本论》第 54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这段话又一次告诉我们：一个人创造价值的高低与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仅与他提供的必要劳动时间相一致。随着社会发展，人的劳动时间短了，创造的价值量也就会少了。

可是这一观点与历史事实发生了矛盾。

请参见表 1、表 2。

这两个表中的数字都显示出，人们创造价值的能力在迅速上升，并且与劳动时间的长短关系不大。因为在 1970 年到 1978 年间 西方的人均劳动时间有所下降 至少没有上升 中国同样如此。而他们创造价值的能力却在大幅度上升：1970 年至 1978 年，美国人均总值上升了 2 倍多，英国人均总值上升了 2.5 倍，日本人均总值上升了将近 4 倍半。而中国的人均社会总产值在 1952 年到 1986 年间增长了整整 10 倍。即使我们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的速度仍是十分可观的。

《资本论》说：“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资本论》第 112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

《政治经济学教材》说：“货币的第一种职能是价值尺度。货币成为衡量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大小的尺度，就好像用尺来衡量布匹的长短一样。”（《政治经济学教材》第 37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这两段都明确地表示了一点：货币表现了商品价值量的高低，也表现了商品中所含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

从表 1 表 2 中的数据我们知道，日本人均总值在 8 年中上升了 4 倍半，那也就是说他们创造的价值量上升了 4 倍半，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中所含的必要劳动时间上升了 4 倍半。

表 1 日本、英国、美国人均生产总值一览表

年 代	国 别	日本	英国	美国
1970	总值 (百万美元)	204611	121859	981199
	人口 (百万人)	107.27	55.92	206.54
	人均 (百万美元)	1907.44	2179.17	4750.65
1975	总值 (百万美元)	501870	230453	1526508
	人口 (百万人)	111.57	55.90	213.56
	人均 (百万美元)	4498.25	4122.59	7147.91
1978	总值 (百万美元)	973897	309509	2112365
	人口 (百万人)	115.01	55.884	219.176
	人均 (百万美元)	8467.93	5538.42	9637.76

摘自 1982年《世界经济年鉴》

表 2 中国人均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一览表

年 代	人口总数 (万人)	社会总产值 (亿元)	人均总产值 (元)	国民收入 (亿元)	人均收入 (元)
1952年	57482	1015	176.58	589	102.47
1957年	64653	1606	248.40	908	140.44
1965年	72538	2695	371.53	1387	191.21
1978年	96259	6846	711.21	3010	312.70
1980年	98705	8531	864.29	3688	373.64
1985年	104532	16309	1560.19	6822	652.62
1986年	105721	18961	1793.49	7790	736.85

摘自 1987年《中国经济年鉴》

但从这推论中立刻产生了问题：

其一，日本在 1970 年时一个工人每周劳动时间约为 40 小时，到 1978 年时，他们所创造的商品中所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增长了 4 倍半。那么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增长了多少呢？如果也是 4 倍半的话，那么即为 180 小时。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因为一个人每天干 24 小时，7 天也只能干 168 小时，离 180 小时还差 12 小时。

其实，劳动时间只要增加一倍，就叫人受不了。

而实际上，日本工人在这期间的工作时间不仅没有上升，而是有所下降。这里显示出了理论与实际的严重矛盾。

其二，以前面所叙理论推断，由于人均劳动时间不增长，甚至有所下降，那么人们创造的价值也不会增长。但实际上是，人均产值在成倍地、成十倍地、甚至会成百倍成千倍地增长。这里的矛盾也是极为尖锐的，因为人均劳动时间，或某个人的劳动时间绝不可能成百倍或成千倍的增长，每个人能劳动的时间都是有极限的。

理论不副实际，谁错呢？当然实际是不可能错的。

一定有许多人为这种矛盾辩护：

第一种理由认为，复杂劳动要比简单劳动在单位时间里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随着人们劳动的复杂化，能创造越来越多的价值。

要驳倒这种理由，必须先弄清复杂劳动的概念。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资本论》第 58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

《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解释得更为简洁：“复杂劳动则是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劳动。例如，砍柴者的劳动就是简单劳动，钟表匠的劳动就是复杂劳动。”（《政治经济学教材》第 29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第 1 版）又说：“在一个绝大多数人是文盲的国家里，经过 10 年或 10 年以上教育训练的中学毕业生的劳动，就算是比较复杂的劳动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学生 1 小时的劳动，可以等于文盲 2 小时的劳动，甚至更多些。但在一个中等教育已经普及的国家里，中学毕业生的劳动便已成为社会的平均简单劳动。劳动者必须在中学毕业以后再经过若干时间的专业训练，他的劳动才算是比较复杂的劳动。”（同上第 29 页）

从这里我们知道，复杂劳动者就是事先要经过训练的劳动者。

为什么经过训练的劳动者能创造较多的价值，这更高的创造力是如何表现的呢？

非常遗憾，书中都没有详细论述。

我这样理解：一个熟练劳动者必须经过 10 年的训练才能胜任工作，那么他今后劳动中所创的价值中必然要包含这 10 年的学习和训练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一个受训 10 年的劳动者在 20 年的工作中至少创造出了与一个工作 30 年的未经训练的劳动者相等的价值，甚至更高的价值。因此在单位时间中，复杂劳动者要比简单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高，因为复杂劳动者在工作前已提前付出了 10 年的必要劳动时间。不过，复杂劳动者在单位时间里多创造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他们的寿命有限，其学习训练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而从一生看，一个复杂劳动者所花在学习训练和劳动上的时间总是与一个简单劳动者所提供在劳动上的时间总量大体一致，或相差不多，因此他们所提供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

所创造的价值量也是差不多的。

在实际生活中，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创造价值的高低的差别更难区分。

在现代化工厂里，一个普通工人只要按一下电钮便可炼出一炉钢，而学会按这样的电钮只需几分钟就可以了。而他的前人要能独立炼钢非要通过多年的艰苦学习不可，而且炼钢的速度慢，质量要差。能说这个工人的劳动比他的前入更复杂吗？显然不能。但这个工人在单位时间里所创造的可用货币表现出来的价值要比他的前入高无数倍。

因此，我们说，用复杂劳动无法解释人们创造价值的能力迅速上升的现象。

第二种理由则认为，价格和价值是两回事，用货币表现的价格高了，并不等于价值高了，因此，人均总产值高了，并不是说价值高。

确实如此。《资本论》中说：“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资本论》第 119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则说：“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商品的价值与货币的价值的比率。商品价格的变化并不一定反映商品价值的变化，同样，商品价值的变化也并不一定带来价格的变化。”（《政治经济学教材》第 38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价格不同于价值，那么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如何呢？

“商品价格的变化同商品本身价值的变化成正比例而同货币价值的变化成反比例。”（同上第 38 页）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才会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降低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提高时才会普遍降低。”（《资本论》第 117 页 人民出

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

这两段话的意思一样，表明了商品价值、价格和货币价值三者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货币价值不变，那么价格越高，这价格所代表的商品所含的价值就越高。

考察一下 1970 年到 1978 年的美元和日元，美元略有贬值，日元略有升值，通货膨胀率很低，币值基本稳定。既然币值稳定 那么 日本在这段时间提高了 4 倍半的人均产值，也准确地反映出了他们创造价值的能力的相应提高。

至此，以价格和价值概念不同为理由的辩护也就站不住脚了。

辩护的第三种理由很值得讨论。

该理由认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中所含价值成反比例下降，同时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价值也成反比例下降。因此，人均产值虽然大幅度上升，而这些产值所代表的价值总量并没发生很大的变化。换句话说，日本 1970 年人均总值 1907.44 美元，其所代表的价值与该国 1978 年人均总值 8467.93 美元大体一致。

这一辩护虽然成功地解释了人均劳动时间变化不大，而人均产值却大幅度上升的现象，但却导致了另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首先，当金、银作为货币流通时，金、银自身的价值量是与生产一定量的金银所花的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的。换句话说，一定量的金银中所含的价值量的变化，与生产金银的生产力变化成反比。

但是生产金银的生产力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成比例的，生产力在各个部门的发展速度也是不成比例的，有的部门已完全自动化，还有的部门却处在手工劳动状态。就是同一生产部门中，不同工厂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

有巨大的差别。既然金银生产部门的生产力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不成比例，那么单位金银中的价值含量也就不可能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成反比例下降。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资本论》第 148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因此，纸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也不可能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成反比例下降。

从这里我已说明，第三种理由一个前提是错误的，当然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

其实，如果货币所含的价值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每一个变化而成反比例变化的话，那么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价值的尺度”了。因为尺度是必须相对稳定的。如果一公里的长度每天都有变化，甚至随时随刻都在变化，那么我们还能说清北京到上海的距离、中国到美国的距离吗？同样，社会生产力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如果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也相应发生变化的话，那谁还能说清 1000 元究竟代表多少价值量？因为币值可以变化，也就是说 1000 元可以等于 1 元，也可以等于 1 万元、1 百万元、1 亿元……。这样，用货币来衡量价值将会变得十分混乱而毫无意义。

至此 我们已清楚地看到，《资本论》的价值理论中发生了一点错误 这点错误导致了理论所描叙的情形与历史事实不副。

错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错将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和对实践的指导中起什么作用呢？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逐步阐明。虽然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但这体系来自《资本论》，其使用的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方法也源于《资本论》，它在保持了与《资本论》的相同之处后，也有责任阐明与《资本论》的不同之处。

第二章给“劳动”以新义

第一节 劳动的概念

《资本论》开章第一句话便讨论分析商品 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财富是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们则从研究“劳动”开端，因为没有劳动就没有商品。

《资本论》中没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劳动这个概念。下面这段话可以看成是给劳动下的定义：“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资本论》第 60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

《辞海》上的一段定义更简单：“人们改变劳动对象使之适合自己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即劳动力的支出。”（《辞海》第 1622 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

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劳动是单纯的人类活动，是劳动力的支出，“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资本论》第 57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但都没有将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概括进去。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劳动也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交流活动，在这种交流中，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变自然，改变劳动对象。劳动力的耗费过程只

是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资料的耗费、劳动对象的变化则是劳动的不可缺少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后一部分，劳动力的耗费将变得毫无意义。同时，任何商品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生产资料的耗费和劳动对象的变化，因此我们将给“劳动”一个新的定义：

劳动是人类为了创造或提供使用价值而控制、运用动力（或能量），以及被控制对象运动（或变化）的整个过程。动力可以是人力，也可以是自然力。

这个定义与过去的区别是，它概括了劳动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支出。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资本论》第 202 页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6 月第 1 版）所谓“被控制对象运动（或变化）”就是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运动和变化。

这里要声明一点是，我们给劳动以新的定义，并不意味着过去定义的错误。过去的定义在《资本论》中仍是正确的和被准确运用的。我们给出新的定义，主要是让新定义能更好地为新的思想服务。概念的范围可大可小，本身无所谓错与对，关键是运用能否准确。此后，我们还要提出许多新的概念，都请这样理解。

第二节 直接劳动

我们给劳动的定义是高度抽象的。如果具体地考察后，我们会发现，劳动具有多方面的性质。

劳动者一般都使用工具，但也有不使用工具的。我们称不使用工具的劳动为自然劳动。

自然劳动是人类社会初期最普遍的劳动形式。原始人用

手摘果子，捉鱼，捡烧火用的树枝，都属自然劳动。自然劳动的本质特征是劳动者以自己的身体直接接触劳动对象。纯粹的自然劳动在现代社会里已不多见，但作为其他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劳动的形式依然普遍存在。例如，用手采茶、插秧、拔草等等动作都属自然劳动。

我们称使用工具的劳动为文明劳动。

文明劳动的特征是劳动者不以自己的身体接触劳动对象，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有工具作为媒介。文明劳动在人类社会初期便已存在。原始人用石块打击野兽，用树干敲击果子，都属文明劳动。文明劳动的意义是巨大的。工具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以物质形态总结了劳动的经验，使这些经验能够准确地传播、保存和积累，并遗传给下一代，使下一代能在新的较高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劳动生涯，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一种重要方式和保证。

很大一部分自然劳动和文明劳动都是直接改变劳动对象，并以这种改变为目的的劳动，这样的劳动我们称之为直接劳动。工人、农民都是从事直接劳动的，一般来说，直接劳动者多是体力劳动者。不过，也有脑力劳动者，比如画家，他不仅直接改变着劳动对象——纸的表面，他所生产的画也是他劳作的目的。小说家则不同了，他写在纸上的物质形态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这些物质形态所表达出的内容，只要内容不变，这些物质形态是尽可变化的。把小说家的手稿变成印刷品，丝毫不会影响小说家的原作。而对于画家来说，对于他的作品的物质形态的任何改变都会影响原作。因此画家是直接劳动者，而小说家则不是。

第三节 间接劳动

间接劳动是指那些不以劳动对象的改变为目的的劳动。比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小说家，他的目的不是改变纸的表面形象，而是以这种改变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感情，是用纸来记载故事。这样的劳动我们称为间接劳动。

间接劳动有多种形式。

准备性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服务于生产的间接劳动称为准备性劳动。如管理、计划、统计等劳动。

遗传劳动：研究、运用、传播生产知识的间接劳动。

遗传劳动又可分为二类，直接遗传劳动和间接遗传劳动。

直接遗传劳动：直接遗传劳动是发明和设计工具、机器的间接劳动。人类早期的劳动工具比较简单，直接遗传劳动者常常同时又是直接劳动者。他们既发明、设计工具，同时又制造工具，参加体力劳动。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的构造日渐复杂，设计工具的工作一般由工程师、技术员担任了。同时工程师、技术员常常直接服务于生产，因此他们的工作又可属于准备性劳动的范畴。

间接遗传劳动是研究、传播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劳动。自然科学工作者所从事的都是间接遗传劳动。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发现了三大定律，这三大定律看上去与任何一部具体的机器都没有关系，但这三大定律几乎为所有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间接遗传劳动还为直接劳动者提供如何劳动的知识。譬如，如何施用化肥，如何利用天气，如何使用机器等等。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的哲学、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研究虽然对工具的发明不起直接作用，但他们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中的指挥协调关系，从而也影

响着生产力，因此也属间接遗传劳动者。

要注意的是，实际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劳动往往混杂着另一种类型的劳动，一个工人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工具时便是在进行一种遗传劳动了。同样，科学家的实验活动也具有直接劳动的性质。

换一种角度考察劳动，还可发现多种形式。

移动性劳动：指那些改变劳动对象或劳动者自身的空间位置，而不改变其性质、形状的劳动。运输、装卸是典型的移动性劳动。在这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除了被改变空间位置外，什么变化也没有。送口信、导游则是劳动者改变自身空间位置的一种劳动，也属移动性劳动。

凝结性劳动：指那些改变劳动对象的形状、性质的劳动。如耕地、木工活等等。这是劳动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没有这种劳动，所有的有形产品都不可能产生。

第四节 劳动的具体过程

对劳动过程具体分析，可将其分为三部分：现实劳动、现实劳动的第一延续、简称第一延续、现实劳动的第二延续、简称第二延续。

所谓现实劳动，是指劳动者在劳动中耗费体力、精力、脑力的过程，是组成劳动的第一要素。没有现实劳动，也就没有劳动。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发现，这个概念与《资本论》中劳动的概念相一致。确实如此。

进一步考察现实劳动，其中还可分出多种性质不同的劳动动作。

移动性动作：指现实劳动中，只能改变劳动者自身或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空间位置的动作。劳动者走来走去拿工具，搬动原料都属移动性动作。再观察一位割麦者，左手抓麦、放麦以及手在空中运行的动作都叫移动性动作。右手挥动镰刀，在刀口接触麦子之前的全部动作没有改变劳动对象的形状，因此也叫移动性动作。

有效移动性动作：劳动中必需的移动性动作。相反则是无效移动性动作。因工作程序混乱而来回走动，显然是一种无效动作。抓麦的动作本来只需三分力气，劳动者却化了七分力气，显然其中四分力气是无效的。挥动镰刀的轨迹只需 50 公分长，劳动者让镰刀运行了 90 公分，这不仅多花了力气，还多花了时间，显然运行 50 公分长的动作为有效移动性动作，其余的动作则是无效移动性动作了。

凝结性动作：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并改变劳动对象的形状或性质的动作。在割断麦子的一瞬间的动作便是凝结性动作。许多劳动的凝结性动作所占时间比例很小。当然，也有所占比例大的，锯木头、刷漆，凝结性动作所占时间的比例就大多了。

有效（无效）凝结性动作：在改变劳动对象的形状、性质过程中能将能量凝结进产品中的动作叫有效凝结性动作，反之为无效凝结性动作。木工将斧头砍下去时，由于姿势不正确，花的气力虽大，但效果差。其中一部分动作没有起作用，这部分的动作便是无效凝结性动作。再如，斧头虽然将木块表面砍去，但接着一斧又把新的表面砍去，这样第一斧凝结在木块上的能量也被砍去了。那么第一斧实际上也成了无效凝结性动作。只有最后几斧，能将自己的动能凝结在产品中，属有效凝结性动作。

所有凝结性动作，都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动能传递给劳动对象，从而改变着劳动对象的动作。但真正能凝结进产品中的动能是极少的，当然传递这些能凝结进产品中的动能的动作也是极少的。我们要注意的，那些无效凝结性动作在劳动过程中往往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第一斧无效凝结性动作，便无法实行最后一斧有效凝结性动作。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无效凝结性动作的比例也会相应减少。比如用锯子锯树，其中有效凝结性动作的比例就要远远超过用斧头了。

下面我们再分析现实劳动的第一延续。

所谓现实劳动的第一延续，就是劳动中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时所运用的中间媒介的运动。这里的中间媒介主要是指劳动工具，也包括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燃料。

我们把这些中间媒介分分类是有意义的。

直接传递性工具：用竹竿敲打树上的果子，用斧头砍树，这里的竹竿、斧头便是直接传递性工具。这些工具的特点是，通过它们，劳动者发出的能量被直接传递给劳动对象，劳动者作用于工具的时间与工具将能量传递给劳动对象的时间是同步的。这些工具一般被用来进行凝结性劳动，也有被用作移动性劳动的，如篮子、手推车等。

间接传递性工具：用石头打鸟，用箭射野兽，石头和弓箭都是间接传递性工具。这类工具的特点是，当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工具没有被劳动者直接控制。当石头作用于鸟时，石头早已不在劳动者的手中，受手的控制了。箭也是一样，虽然它传递的是劳动者的能量，但是它一飞出去，便不再受劳动者的直接控制，而仅仅受劳动者的间接控制了，它按照劳动者在飞出的一瞬间所给出的方向和力量飞行。这类工具极为重要，它使劳动者有可能用移动性动作来实行凝结

性劳动。射箭的整个过程都是移动性动作，没有改变任何劳动对象，但当箭飞出去后，却改变了猎物，突变为凝结性劳动了。

引力性工具：这是一种较高级的工具，能将自然力引进劳动中来。用马拉车便是将畜力引进劳动；风车将风力引进劳动；船则将水的浮力和推力引进劳动。引力性工具多数都是间接传递性工具，劳动者只要用移动性动作便可做凝结性劳动。如风车带动的磨，不再需要劳动者手的控制。也有直接传递性工具，如牛拉的犁，一方面犁引进了畜力，但控制犁耕地的深浅和方向还得靠劳动者的手。手对犁的作用力也直接传递给了劳动对象，不过通过犁传给劳动对象的人发出的能量要远远小于牛发出的能量。

自动化工具：这是一类更高级的工具。这类工具都属于引力性工具，并且都不再传递劳动者的能量，而是接受劳动者的指令，并按指令进行劳动。使用这类工具的劳动者再也不需要凝结性动作了，比如电脑机床。

中间媒介中还有一些不能叫做工具的东西，这便是各式各样的能源。比如煤、木柴、风力、水力、电力、畜力等，所有的引力性工具都离不开这些能源。人类最早使用的能源显然是火，用火烧食物，御寒。还有水，用水载舟。还有阳光，用阳光晒制各种干粮。电、核能则是现代利用的能源。可以说，没有能源，便不可能有现代的各种机器，人类社会也就只能停留在低级阶段。

还有一种更高级的中间媒介，比如遗传基因。科学家将某些基因植入一些牲畜或农作物体内，从而改变了它们的某些性质，并因此大大提高牲畜或农作物的产量。这种基因具有工具和能源的双重功能。所具有工具的功能是，基因按照